



草婴译著全集



第十八卷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草婴译著全集

第十八卷



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
当代英雄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婴译著全集. 第十八卷/(苏)尼古拉耶娃,(俄罗斯)莱蒙托夫等著;草婴译.

-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8

ISBN 978-7-5321-6914-6

I. ①草… II. ①尼… ②莱… ③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苏联

②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①I1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51257号

发行人:陈 徵

策 划:姜逸青 郑 理

责任编辑:夏 宁

装帧设计:周志武

书 名:草婴译著全集. 第十八卷

作 者:(苏)尼古拉耶娃(俄罗斯)莱蒙托夫等

译 者:草 婴

出 版: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90×1240 1/32

印 张:20.125

插 页:6

字 数:464,000

印 次: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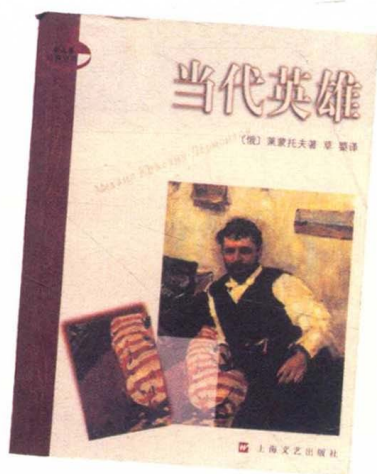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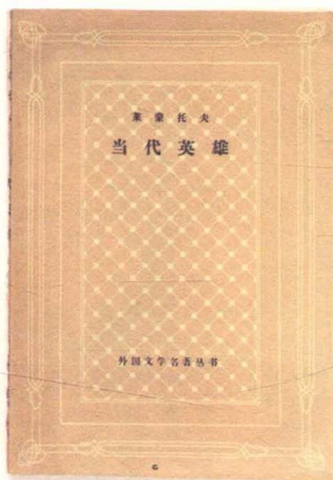
I S B N: 978-7-5321-6914-6/I · 5517

定 价:115.00元

告 读 者: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7780459



20 世纪 60 年代的草婴。



《当代英雄》与《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》。

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

短篇小说 / 003

胜利.....波列伏依 / 003

石头上的标记.....安德烈·伊凡诺夫 / 019

清风.....理定 / 027

母亲.....巴甫连柯 / 035

给总布尔什维克的信.....谢·阿列克赛耶夫 / 039

大篝火.....乔治·古里亚 / 043

复仇者.....乔治·古里亚 / 053

诺言.....班台莱耶夫 / 059

小手绢.....班台莱耶夫 / 067

翘尾巴的火鸡.....班台莱耶夫 / 077

大水.....戈尔巴托夫 / 123

中篇小说 / 167

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.....尼古拉耶娃 / 167

试用期.....尼林 / 279

附录 / 443

“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”报告会讲演速记稿 / 443

当代英雄.....莱蒙托夫

序言 / 473

一、贝拉 /475

二、马克西姆·马克西梅奇 /515

毕巧林日记 /527

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

短篇小说

中篇小说

附 录

短篇小说

胜 利

波列伏依

煤，我们是直接从湖的底下采出来的。不错。湖的上空飘翔着朵朵白云，湖面上闪耀着片片渔帆，风景如画，万籁无声。而湖底下却是一座完整的城市，有平窿、平巷，有风镐在咯咯咯咯地响，有电车在隆隆地飞驰，运送煤炭。有技术，有生命……

不过，我要讲给你们听的，并非关于我们煤矿的事，而是关于我们那儿的两个青年，讲他们两人怎样闹得死去活来，怎样互相厌恶憎恨，后来这一切又是怎样结束的。

事情的开头是这样的。有一次，开完支部大会后，我跟我们的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坐在党委会里，突然听到敲门声。那不是什么人用一只指头在门上敲了敲，问一声：“可以进来吗？”而是有人使劲用拳头在擂门。我开了门：“什么事！”我的面前站着我们那儿最优秀的采煤工彼玖哈，就是彼得·尼古拉耶维奇·斯托罗任科。他站着，一手握住门框，嘴唇在一抖一抖地颤动。我的心一阵发凉。

“出事了？”我大声地问他，“快说，傻瓜，你干吗不说话呀？淹水了？崩塌了？”

他脸上现出痛苦的样子。

“这儿，崩塌了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用粗大的拳头敲了敲胸膛，在门槛上坐下来，放声大哭。我简直觉得有些不舒服。嘻，要是个女人家哭出声来，那还说得过去。可是，彼得·斯托罗任科，一个身强力壮、体重足有二百斤的小伙子，竟然坐在地上号啕大哭，这成什么话！

我跟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站在他旁边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

原来出了件尴尬的事：我们的总工程师，瓦其姆·谢妙诺维奇·古尔门，夺了我们这位最优秀的斯塔汉诺夫工作者彼得·斯托罗任科的爱人。伤脑筋！

我们听着他的申诉，矿坑测量师塔拉康诺夫还问道：

“你这是怎么搞的，斯托罗任科，把姑娘给丢了？瞧你的模样：个子高得像井架，脸长得又不讨厌，说到你的工作——但愿人人都像你——连莫斯科都晓得你哪。可他呢，外貌不扬，又是跛脚。”

他不说还好，一说就像火上加油。彼玖哈“嚯”地一下蹿了起来，挥动双拳，而拳头呀，简直就像两个大铁锤。

“唉，萨沙^①叔叔，我再也受不了啦。我要离开煤矿，滚蛋。”

伤脑筋！怎么办呢：放他走是不行的——他是最好的采煤工，英雄，整座煤矿的骄傲。跟工程师去讲讲，说你放弃别人的爱人吧，那又太不像话。不得已，我只好竭力开导他，说像你这样一个年轻的候补党员，绝不应该为个人的事而抛下重大的公事。

① 萨沙是亚历山大的小名。

“好吧，听我说，我要去跟她谈一谈，但你必须抛开走的念头。”

他什么也不回答我，返身就走。

至于那个姑娘，我们是熟悉的。她叫华柳施卡·葛列契施金娜，本地人，是渔民的女儿。她上我们这儿来的时候，我们还只打通第一座井筒，起初她给我们做饭，收拾营帐，后来跟我们一起挖泥，等到第一号矿井开始出煤时，她经过训练，成了一名罐笼司机。她是我们一手培养出来的，是人人喜欢的宠儿，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亲人。我把她叫到了党委会里，对她说：

“你这是怎么了，傻丫头，把这样的小伙子给抛了？他长得一表人才，都快得勋章了，可是你呢？……”

“没有办法呀，亚历山大·伊里奇，”她说，“这种事是勉强不来的。我爱上工程师，这就是了。”

还有什么话可以对她说的呢？伤脑筋！

现在我要拿这位总工程师古尔门向你们大家说一说。他这个家伙年纪很轻，从学校里出来，就一直到了我们的地方，可以说是初出茅庐。我们那儿还没有一个人深入地了解他。但他那副倔脾气已经暴露出来了：样子好像面包干，又硬又冷，轻易不说一句空话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他从来不高声说话。但如果有人在工作中犯了错误，他就会一本正经地跟他谈话，谈得那个人满头大汗：听那样的谈话还不如挨一顿痛骂。他的外表也不漂亮。瘦骨嶙峋，弯腰曲背，脸色枯黄，嘴唇闭成一条线，而且又是跛脚。

像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可爱的呢？嘻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好吧！华柳施卡跟工程师两人的关系似乎很顺利：真可以说是形影不离，一起上班，一起下班，肩并肩地坐在一起看电影。

忽然——晴天霹雳！惊人消息！一号矿井的工会组织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找我。

“华柳施卡被解雇了！”

“被解雇了？谁的主意？什么原因？”

“古尔门把她解雇的。她出去了一下，去张贴体育小组的海报。而他正巧要下井去。罐笼司机在哪儿呀？不在。他就把她解雇了。”

越来越糟糕！这时斯托罗任科突然冲了进来。他像是直接从矿井里来的，穿着大衣、矿工服、橡皮靴，浑身漆黑，眼睛闪光，牙齿露出。他“砰”地一下拳头打在桌子上。

“怎样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！我心里早就明白这种宝货了！工程师！跟姑娘玩了一阵，又把她抛了。而为了免得让她成为眼中钉，索性把她赶出矿井。就是这么一回事！”

我劝他说：“你冷静些，让我们去调查一下，弄个明白。”毫无用处！

“不，现在我要亲自去弄个清楚，”他叫道，“我跟他势不两立。有他无我，有我无他。”

伤脑筋！我心里想，这个家伙在火头上说不定真会做出什么傻事来。我就把工程师古尔门叫到党委会。我说：“总工程师同志，你怎么把我们一手培养出来的好干部一下子就赶走呢？她是我们这儿的第一个女矿工，又是青年团员，又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。”他回答说：“我自己也很可怜你们的那位华柳施卡呀，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她离开岗位，破坏了纪律。要是在这一分钟里发生意外，或者崩塌，或者淹水，而罐笼没有人开，那又会怎样呢？”

“不过在那一分钟里并没有崩塌，也没有淹水呀。”我对他说。

“您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？那么再见吧，我没有工夫了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

转身就走。好吧，表面上他是完全对的。一人负责制，有什么话好说呢！

我们的华柳施卡，我们亲手培养出来的干部，就这样离开矿井，回到原来的集体农庄去了。临走之前，她到工程师办公室里去了一次。他们在那里说些什么，我不知道，我只在走廊里碰到她，看见她边走边哭。

我对她说：“姑娘，你干吗不听聪明人的劝告呢？”

她皱紧了眉头。

“不过，亚历山大·伊里奇，我并不后悔……您不了解他，他是个好人。”

她双手蒙住脸，跑掉了。

至于彼得·斯托罗任科呢，他完全失去了理性。整天坐着小船在湖上游荡。一遇到工程师，就咬牙切齿，摩拳擦掌，一声不响地走了过去。而工程师自从发生了华柳施卡事件之后，似乎也变了。不论俱乐部、电影院、图书馆，哪儿也不去，整天待在矿井上。一会儿看见他在车场里一跛一瘸地走着，一会儿看见他在罐笼旁边。你下井去，又会看见他在地底下。

他不饶恕任何人。他工作能力很强，这方面是无法说他坏话的，不过，我老实对你们说吧，自从华柳施卡事件之后，我心里特别不喜欢他。同时我又担心彼玖哈不要弄出什么事来。像他这样的小伙子，在火头上又有件事做不出来呢？而工程师似乎一点也不觉得：他远不是他的对手。

我已经对你们说过，我们是直接从湖底下采出煤来的。这是一种很巧妙的玩意儿——穿过流沙挖入煤层，然后从水底下采出煤来。每米平巷都要用三合土修砌。每一滴水都要像洪水猛兽似的加以管制：什么地方有些渗漏，人行道就会被截断，水就会涌入矿井，而矿井的上

面却是一整座湖——要看好它！有一次，我们的“湖底煤矿”来了一位莫斯科的教授，他是古尔门的老师，是一位著名的开矿专家。他说：“你们的煤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像这样的地质条件，连美国人也要望而却步的。”

美国人望而却步，但我们却不。我们开发了这样的煤矿，每天从湖底下采出几百吨煤来。而且又是怎样出色的煤呀！

且说工程师古尔门不但不对斯托罗任科存戒心，而且不自量力，故意到他的头上去“动土”。有一次，斯托罗任科正在掌子里工作，忽然总工程师一跛一瘸地朝他走来。

“流沙侵入中央井筒，”他说，“我任命你，斯托罗任科同志，去堵住它，但是不要声张。”

他说这话时神气很镇静，仿佛在问“你好吗”一般。不过我们那儿的任何一个运煤工都知道，什么叫流沙。

因此斯托罗任科一听到“流沙”两个字，马上就要去按警铃。可是工程师拉住他的手：

“不要动，不要引起恐慌。”

原来他算定可以一声不响地用油灰填塞裂口，使工作不致中断，也免得引起人们一场虚惊。至于斯托罗任科呢，听了他的话，禁不住全身热血沸腾。他想：破坏分子，你想淹没矿井吗？好吧，我们要跟你算账算个明白。

他们就随身带了些木桩和大麻，坐在罐笼顶上。罐笼向上升。黄褐色的流沙已经像一道溪水似的涌出来，仿佛矿井在流血一般。他们升到决口处，停住罐笼。

“堵上。”工程师说。

可是斯托罗任科心里想，如果是有意破坏，那么你堵住了这里，别的地方可能被破坏得更厉害。不过估计不正确，这在我们这一行工作上也是有的。斯托罗任科还在犹豫不决，可是工程师却冷笑一声道：

“嗨，您胆子真小！”

工程师就拿起一支木桩，在底下绕了一团麻，然后用尽全力把它塞进决口里。可是他的力气小得像小鸡。流沙把木桩推出来，正巧打在工程师的胸口。他身子摇晃了一下，那条瘸腿一跛，就从踏板边上掉到井里去了。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，他一把抓住罐笼边上的铁条，身子荡在空中。而那高度约莫有一百米。他挂在空中，没有力气攀上去，而泥浆灌着他的脸，把他向下冲。

很久以后，斯托罗任科才把这事的经过讲给我听。他说：“他挂在空中，我心里想，嗨，让他去吧。他自己是爬不上来的了，一松手就会掉下去，万事大吉。他就会因为欺侮我和欺侮华柳施卡而自己惩罚自己。”斯托罗任科的脑子里闪过了这样的念头，不过，他的身子却很快地在罐笼顶上伏了下来，他用下巴支在那根铁条上，两脚钩住钢索，双手抱住工程师的两腋。

“安安静静地挂着吧，脚不要摇来摆去的。”他一面说，一面用下巴撑住身体，开始慢慢地朝后爬，把工程师拖上来，拖了三分钟光景，下巴在铁条上擦得皮破血流，但终于把工程师拖了上来。他站起来，叫道：

“拉住钢索！好汉！”

接着他脱下矿工服、矿工帽，拉下工程师的上装，把这些东西都绕在木桩上，缚牢了，然后用足力气把它塞进漏洞里。我应该告诉你们，他——这个斯托罗任科是个大力士！他终于把决口堵住了。随后他们一起又用几支木桩把它巩固起来，填上油灰。他们那天所做的事——